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郭象注。養生以養生。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

生之主也。林希逸口義。王。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運之機。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

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數。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

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點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

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勢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

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

名。生於夫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

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

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因形勞未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用哉。成玄英疏。養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遂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用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純替音旅。以懷苦輦反。足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為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和恩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殆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傲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

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問然與主智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
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
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拔前知。適有疲役
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
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歷
夷任物。與世非違。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
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
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
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
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問然。亡本反又音門。
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為經。孝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惟同。以養。羊尚反。
注同。劉辰翁點校。為善止盡年。善與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
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第欲無近名耳。故
善字向裏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
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林之猶脊曰督。皆中間也。名
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究哉。其亦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生。長生。吾言不妄。林希迎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愛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君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君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解博篇所謂上不戴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考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賂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梅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取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遠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解博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或立或跪。庖丁謂字。庖丁後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字訓之也跨不角刺也言庖丁善
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解以肩倚着周脚踏履周膝刺藥遂使皮
肉易折嘉然觸應進秦驚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
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
盡理之其既適牛理人音音節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
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響維合宮商所
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語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語數
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連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
者也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脫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
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剗毛為子馮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
徐於時反向偃獲反徐又於仲反季音秋所跨徐居段反向魚彼反季云
刺也嘉然向呼鵬反徐許鵬反崔音畫又古鵬反季又呼歷反司馬云皮
骨相離聲響然許文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秦如空崔云間也騞呼獲
反徐許嬰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人於嘉也中音丁仲反下
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業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
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便婢面反開

解音蟹。護徐音順。又音曉。李云。數聲也。技其精反下同。劉辰翁點校。庖
丁止此乎。其言肩倚膝踣。已揮霍活動。託音節合拍愈奇。林希逸口
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用足之所履。
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
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
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墜
蟬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
不中音者。言其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泰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
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森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
惠王也。嚮騞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成玄英疏。捨釋
譬刀對答養生之道。改術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道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
過於解牛之技耳。劉辰翁點校。猶疑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間。成玄英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親
惟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郭象注。但見其理間也。成玄英疏。操刀既久。頗見理間。所以曉觀有牛。

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榮境。無非虛經。陸德明音義。
所好下呼報反。注同。林希逸口義。庸丁釋寸止金牛也。釋刀。金其刀
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
金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閑與理會。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
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
皆心靈以虛應。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
縱心而理順。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
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
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絕也。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湊
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湊分。必不貪生以夭折
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病。成玄英疏。問。郤。交際之處。
用力而批度之。令其筋骨各相乖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
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解窾。空。就道令殊。成玄英疏。窾。空也。
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
妄加。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

分脈也。技經首榮之末覺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際於微礙也。而況大軋乎。郭象注。軋。大骨。鈔。刀。刃也。成玄英疏。首。榮。肉。着。骨。處也。軋。大骨也。大。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休。真。空。細。感。尚。不。染。心。羶。塵。豈。能。果。德。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欲。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鋪。逮。反。字。林。云。擊。也。父。迷。父。節。二。反。大。卻。徐。去。逆。反。郭。音。却。崔。李。云。間。也。之。處。昌。應。反。今。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竅。徐。苦。管。反。又。苦。未。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鄭。解。戶。賣。反。技。經。本。或。作。衡。其。結。反。徐。音。技。青。徐。苦。茅。反。說。文。作。官。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內。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實。奇。著。也。榮。音。披。反。崔。向。徐。並。音。勝。李。烏。條。反。又。一。音。聲。司。馬。云。橫。結。處。也。經。際。古。代。反。微。礙。五。代。反。大。軋。音。孤。向。郭。云。軋。大。骨。也。崔。云。繫。結。骨。鈔。刀。女。六。反。劉。展。翁。點。校。方。今。止。軋。音。何。等。粗。重。寫。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秘。精。理。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

時耳日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平身天然之勝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勝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然擊也。竅。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獲。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骨榮之間。骨榮者。骨節相着處也。骨榮處且不用刀。況大軀乎。軀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郭象注。不中其理間也。成玄英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族庖。月更刀折也。郭象注。中骨而折刀也。成玄英疏。况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象注。硎。砥石也。成玄英疏。砥。砥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年。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歲然矣。陸德明音義。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然矣。成更作。崔云。歲易刃。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硎。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石。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

礪皆磨石也。林希逸口義。良庖止於礪。良庖。庖之善也。族庖。衆人之
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所大骨而有損刀或
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尤於骨髓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
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
無損也。更音庚。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成玄英疏。彼牛骨髓素有間。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
用無厚之刀。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体道
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閒暇有餘。境智相冥。
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礪。成玄英疏。重前文。結成其義。
劉辰翁點校。彼節止於礪。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何此老爲人
一至於此。雖至人入水不需火。火不焚。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
之。林希逸口義。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髓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
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刀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
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攪攪。
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閒平聲。雖然。每至
族吾見其難爲。郭象注。交錯聚結爲族。怵然爲戒。視爲止。郭象注。不復屬

目於他物也。行爲遲郭象注。徐其手也。成玄英疏。節骨交聚繫結之處。名爲族也。雖復遊刃爲空。善見其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爲怵傷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報應。動傷於寂者也。勦力甚微。譟然已解。郭象注。得其宜。財用力少。如土委地。郭象注。理解而無力迹。若聚土也。成玄英疏。譟化百反。譟然骨山崩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象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成玄英疏。解牛事訖。閑放縱容。提挈鸞刀。彷徨從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爲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善刀而藏之。郭象注。拭刀而被之也。成玄英疏。善能休養。故拭而被之。况美攝生人。光而不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郭象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成玄英疏。魏侯問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難以善哉。陸德明音義。爲成。于傷反。下皆同。屬目。章欲反。譟然。化百反。徐又許伯反。已解。音蟹。下皆同。提刀。徐徒搖反。躊躇。直留反。躊。直於反。善刀。善猶式也。拭音式。獲他刀反。劉辰翁點校。雖然止生焉。此結

却是記體。無要緊一轉更妙。此其所以不闕折也。但語言欺曲亦不可及。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力。至於收拾變化。寫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林希逸口義。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要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覺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撲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竅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此个難事做。悚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為行其刀。此但言如于細之意也。我既加意于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深著力也。謀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意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再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遇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求後遂

輕輕結以得養生馬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難為如字。下
為戒等去聲。謀獲劇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
象注。介。偏剛之名。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家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剛也。
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則於足者也。天與其
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成玄英疏。為衆自天
然。少茲一足。而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
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剛曰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
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其心神內困。而形骸
外弊矣。豈直偏剛而已哉。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
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豈知由
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
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
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羣生之情者。不務
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成
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
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則也。向郭云偏則也。崔本作兀。又作既云斷足也。偏則音月。又五到反。天與真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也。只一則字看它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幹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欲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至不善。所謂自抱負亦不在人下。言吾則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此語有英氣未除在。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則而有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則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斷高乎樊中。郭象注斷求也。樊所以籠

雄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成玄英疏。窮求也。樊中。雄籠也。大澤中之雄。住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籙。豈企羨於榮華。入解澤似雄而非。澤尾長而雄尾短。澤雄之類是也。神雖至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雄心神長至。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成玄英疏。雄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至。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為之善。既適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曠。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陸德明音義。一。飲。步角反。不。窮。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雄也。向郭同。崔以為園中也。妙處。昌慮反。雄至。于況反。注同。長至。丁亮反。人直良反。林希遠口義。澤雄止善也。前說忠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溪。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雄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毂中之意。澤中之雄。十步方得一飲。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雄者不願如此。故曰不窮善乎樊中。漸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雄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至不善也。不善。不樂。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黃許六反。老
 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或玄英疏。老君
 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若縣當周平
 王時。去周西度派沙適之屬。宿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
 明死生之理。派一死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
 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
 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悼道之士。
 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泊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惟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或玄英疏。夫秦失
 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或玄
 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或玄
 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數斯問者
 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或玄英疏。然猶可也。
 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或玄英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斂言而言不斂哭而哭者。郭象注。義其死物抱患。不在理上位。故
致此甚憂也。成玄英疏。積求也。彼衆人也。大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
此庶。應念蒼生。不待勸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要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惻。故知非老君
門人也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
可加。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適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
情。要見死之可哀。故忘夫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郭象注。感物
太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時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
庸非刑哉。成玄英疏。夫逃適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周著。有同
撫楚。寧非刑哉。古之達人有如此議。陸德明音義。老聃吐藍反。司馬云。
老子也。無失本又作僕。各依字讀。亦皆音逸。三號尸羔反。注同。何戶。於歸
反。少者請照反。先物悲。薦反。又如字。理上往。一本往作住。避天徒避反。又
作適。倍情音張加也。又有對反。本又作背。太深音春。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聃止之刑。弟子唯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
秦失之對。則以爲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
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素